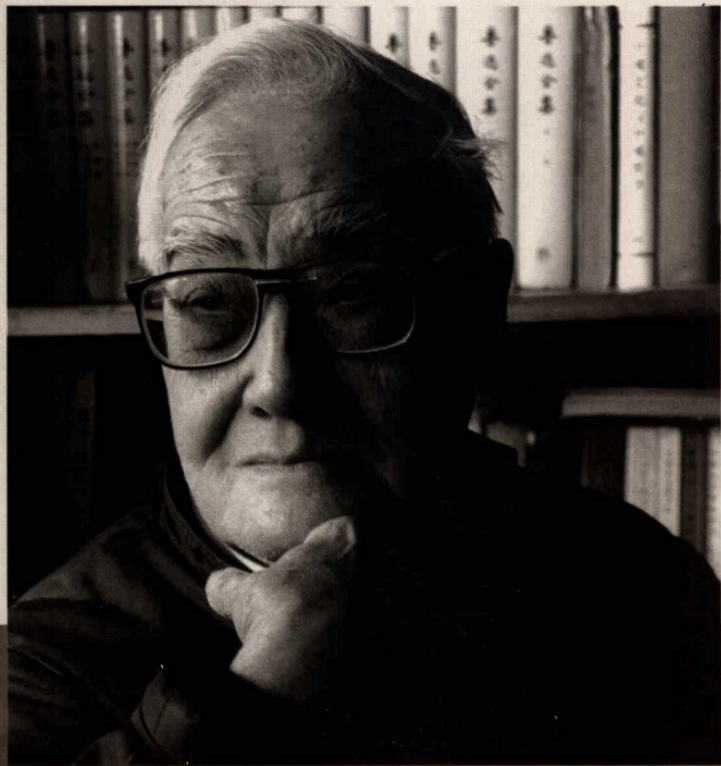


趙儂生文集



第六卷

- 小说与通讯
- 译作

乃正題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清 梅生文集

第六卷

陳大樽朱杲



● 小说与通讯

● 译作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俪生文集·第6卷/赵俪生著. —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02.4

ISBN 7-311-01966-4

I. 赵… II. 赵… III. ①赵俪生—文集②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452 号

赵 俪 生 文 集

第六卷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:8617156 邮编:730000

E-mail: press@onbook.com.cn

http://www.onbook.com.cn

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17.375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插页: 4 字数: 430 千字 印数: 1~3000 册

ISBN 7-311-01966-4/Z·29 定价: 平装 180.00 元
精装 240.00 元
(共六卷)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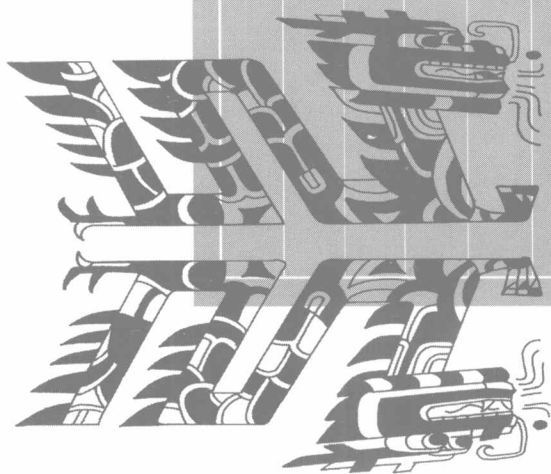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与通讯

- 风沙/短篇小说 (3)
紫荆开花的时候/短篇小说 (13)
临歧/短篇小说 (23)
中条山的梦/中篇小说 (29)
在王老婆山上/通讯 (117)
-

译 作

- 人性的风 [苏]皮涅克 原著(125)
一笑之失 [法]巴尔扎克 原著(135)
福劳利德镇 [德]沃尔夫 原著(142)
孤独 [苏]微尔塔 原著(251)
伊朗的宗教与文化 [美]费耐生 原著(441)
 [附]伊朗一些主要朝代的年表
 中译者编(457)
七河史 [俄]V.V. 巴透尔德 原著(458)
出版后记 (543)
-

小说与通讯



风 沙(短篇小说)

一

在北国,深秋的季节里是永远不缺乏风沙的日子的。在那些日子里,漫天的黄风挟着沙土,没昼夜地到处吹袭着。爬在篱笆上的秋扁豆的黄叶跟蔓子都凋残了,却依旧固执在篱笆上等待最后一场的严霜。老母鸡也开始脱落毛羽,她们不住地拍打着翅膀,使一团团纤白的绒毛从翅子底下掉出来,随了黄风的鼓荡它们飘满了天空。顽皮的孩子向天上指画着,说那是天老爷顶小顶小的女儿。到了夜晚,伴着老鼠的咬嚼,灶龕里也添了促织的吱叫。间或,当风沙来得顶厉害的时候,从猪栏那边又会传过来小猪的哀鸣,夹着老母猪的不安的嘈嘈。

在去年这样的日子里,杜大先生病倒了。他躺在火炕上一直到现在,听见了风沙再度的来临,他才觉悟到自己的病已经耽延了整整的一个年头。在这一年里面,他简直没有出过大门,只有很少的几次在充满着阳光的院子里兜过几个圈子;而大部分的日子他总是安静地躺在炕上,或是半欠起身子靠在炕桌上,用瑟缩的手戴上他那宽边的花镜,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那部仅有的《聊斋》。就是春秋两季顶忙的时节,家里人也不许他到田野里去看看,杜太太甚至派了顶小的儿子进宝来专门守候着爸爸,替他装烟袋,倒茶

水,逼他讲顶好听的故事;一面也就是监视他,不让他走出家门一步。

可是今天大先生一定要出去一趟;他宁愿因此跟太太吵上一架,也是非出去不可的。

半个月前,从一个赶集人的手里,杜大先生收到一封快信,在那里面装着他唯一的弟弟——杜二先生的噩耗。那一夜他整夜没睡,在小美孚灯黯淡的光线底下,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封报丧的信。那是由一个亲戚写来的,里面详细地记述着二先生近年来的失意,他临终时候的悲凉跟死后装殓的简陋的情况。有好几次他简直要昏晕过去,他全身的筋肉痉挛者,心上有着剧烈的刺痛。外面的风沙咆哮着,灯火一跳一跳地好像就要熄灭。窗前的天竹在狂风里嗖嗖地响,不断地扑上窗来抓打着窗纸。……一幕一幕地,他起始回忆着弟弟。

在前半生的二十年里,这两兄弟是始终在一块的。他们一同上私塾,一同进学堂,一同受着尊长的夸奖跟父母的爱怜;虽然有时因了弟弟格外的聪慧而得到分外的赞誉时,在做哥哥的心里就不免蕴蓄着浅淡的妒意,不过弟弟的优秀到底也还是哥哥的一种光荣,所以除了偶尔的纷争以外,在那二十多年的日月里,兄弟间是始终有着深切的了解的。可是自从弟弟过厌了破落绅士的日子,坚决地离开这祖传的家园到一个都市中去开始新的生活以后,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就自然而然地把两兄弟分隔得遥远了。自那以后,又是二十多年的岁月。在这中间,两兄弟同样地都没有享受到人生最低的一点幸福,可是还都同样倔强地生活着,忍受着所有人生里可能受到的折磨。他们很少通信。有一次哥哥到都市中去探望过弟弟,弟弟也曾几次地回到家来,不过这种短期的接触更助长了相互的轻蔑跟各自心中的倔强,于是此后他们中间的关系就无形地断绝了——直到杜二先生死去的消息传到大先生的面前。

读着报丧的信,大先生的心里掀起了深深的内疚。他不再蔑

视他的弟弟了，因为从那封信里他明白了弟弟是有着比自己更大的生活勇气的。在他临死的前几天，他还勉强地爬在枕上写信托人觅事，对顶痛恨的朋友告罪，用乞怜的口吻向人借钱；等到他晓得自己再也不能活下去的时候，他对旁边的亲戚说：“我要死了，我的一生是一个失败。我决舍了家庭，疏离了兄弟，甚至牺牲了人格，不愿顾脸面……这一切就是为了要活下去！可是现在我再也活不下去了，我只有恨我自己。我死后，请不要告知我的儿子，让他好好地读书吧；也不要通知我的哥哥，也不要把灵柩送回家乡去，我不愿我们光荣的祖坟里埋下一个失败者的死身！让我无声无息地死去，让我无声无息地埋掉了吧！”

杜大先生觉得太对不住自己的弟弟了。世上的一切都错待了他，难道在同胞哥哥的心里也寻不到些须的温煦吗？为了这，他写一封快信告诉那个亲戚，一定要他把二先生的灵柩运回家来，他要替他修一座像样的坟墓，让他平静地安息在那儿；并且他预备在弟弟的灵柩运到村上的时候，他要对着棺木说出他心底的忏悔。接到回信，一切都照办了。按照信上写明的时日，在今天下午灵柩就可以运到村上。坟墓早已修好，一切葬事的设置也完全照大先生的话办妥了，不过他依旧不放心，他一定要亲自到村外去看一看坟墓修得怎样。

二

日色的确是短得厉害，刚刚吃过午饭，太阳光就退下一条杈子去了；不过今午的阳光好像特别充足，它照耀着下余的九格窗棂，使这熏黑的四壁中间也摊到些须的光亮。几匹微弱的寒蝇频频地扑着油焦的窗纸，发出小鼓般冬冬的声音。趁着房中稀有的明亮，进宝跟他的哥哥进禄在炕上来回地翻滚，指点着墙上破败的年画，模拟着黄天霸的英武或是杜十娘沉箱的姿势，这都是经过爸爸的

指点才学会了的。可是今天的爸爸却再也无心来鉴赏自己训练出来的成绩了，他在一件一件地扣着衣服的纽扣。

“进宝，好孩子，到那边衣橱里去给爸爸拿风帽来。快去啊！”

这话给正在外间里洗刷碗碟的太太听见了。本来，在吃早饭的时候，大先生就提过要出去的意思，太太没有答腔，装作并没有留心的样子。现在她再也不能装作听不见了；她走过去拉住进宝，向丈夫问道：“要风帽干吗？”

“我要出去一趟，去看看二弟的坟修得怎样了，灵柩是今天晚上就要到家的。”

“坟不是已经修好啦吗？我真不晓得有个什么看头……自己的病还没有好。”

“病倒是小事。亲兄弟一场，不亲自去看看心里总是过不去的。”

“亲兄弟？现在老二死啦，你也记起是亲兄弟来啦！他没死的时候，是你记得他呢，还是他记得你呢？亏了还说是亲兄弟！”

这一来杜大先生可真火啦。他巴巴地顿着茶杯的底子，气得两只臂膀连连地抖动着。每次生了大气他都是这么样的。他不再跟太太讲什么废话，只用严厉的声音对进宝吩咐着：

“拿我的风帽来呀，进宝！你听见了吗？”

看见爸爸生了大气，孩子不敢再遵从妈妈的命令了，做妈妈的也不敢再去拦挡孩子，一任他从橱子里拿出风帽来驯顺地递给爸爸。爸爸气哼哼地穿上鞋子，戴上风帽，顺手拖起一支拄杖对孩子说：

“走！进宝、进禄，我领你们去看二叔叔的坟莹！”

两个孩子带着恐惧的神色，静静地牵着爸爸的袖子走出屋去，只留下妈妈委屈的啜泣声在房中缭绕着。

一年来没曾踏过的街巷，在杜大先生想来定然会有着很大的变异了。但其实是不会的：街巷依旧是那么的鄙陋，在阴沟的垃圾

旁边照例是几条肮脏的猪在那儿用嘴巴子钻寻着。只是街上的孩子都好像大了许多,从前抱在妈妈怀里的,现在居然能蹲在门口拉屎,并且还知道不时地向前挪移,把一堆堆冒着热气的东西留给身后的狗仔了。各家的场园里聚积着稀少的柴薪,很少的房顶上修葺了新草,而一群群讨厌的麻雀却总是在那上面唧喳着,掏着洞穴,仿佛故意跟穷苦的人们为难似的。

道旁晒太阳的人们用一些嗟叹的话慰问着大先生:

“大先生快一年没出门啦,听说是身子不壮实……”

“咳!真是没有想到哩,二先生竟这么快就……”

“……谁不是这么说呢。咳,人生有命,福寿在天哪,这是没有法子的。”

一路应答着,杜大先生走到村庄的尽头了。在围墙外面,风猛烈地刮着,杜大先生的病体简直有点抗不住。他拉下风帽的边缘盖住了整个的脸,只把两颗眼睛露出来,不时地眺望着远方。他恨不得立即达到目的地,详细地体察一下弟弟的窠穴。现在,痛惜弟弟的心情,竟有着宗教一般的力量在支配着这可怜的哥哥了。

二先生的坟茔离村庄不远,位置在一片平坦的原野里,有几颗新栽的松树点缀着。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敏锐的,老远处他们已经看见那拱立在两列黄土中间的璀璨的坟门了。进宝拉拉哥哥的手,指着前面说:

“哥,你瞧,一座庙子呢,嘿!”

“对啦,多么好看呀,比土地庙还新哪!”

“放屁,放屁!”大先生连连地喝叱着,“那是二叔叔的坟茔,怎么好说是土地庙子呢!”

整个的一个下午,杜大先生在弟弟坟墓的旁边兴奋地逡巡着,有时他仔细地瞅着坟门上的油漆画,告诉匠人多加一点金末上去;有时他又跑进沁凉的坟洞里用拄杖拨弄着砖石,叫小工在缝隙的地方多放一点泥灰;有时他又同监工走出几十步去从远处观望这

座坟茔,批评着它的风水、明堂的方向跟树木的位置,并且还计划着将来在什么地方树立碑铭,什么地方安置供桌……。他好像完全不知道疲劳,也忘记了年来的疾病。

这时候,孩子们在附近的田野里摘些酸枣,捕捉蚂蚱之类有趣的虫虫,尽量地嬉笑着,奔跑着。直到玩得厌了同时也感到了疲倦的时候,他们才跑到爸爸跟前来,牵着衣袖要回家去。这提醒了爸爸,他抬头望望,太阳已经落到山后,郊野里远近的景物都罩上了一层朦胧的暮霭了。自己的村子里,从每家房顶上都飘起着浓黑的炊烟,顺了傍晚时候的劲风,一直向高空中飞卷上去。

“还是早点回去吧,这么大年纪小心别着了凉。”监工说。

三

吃过晚饭,天已经大黑了,风也大了起来,可是灵柩还是没有消息,就是派出去迎接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回来。大先生在堂屋里来回地踱着,后来终于耐不住,又拄着拄杖出到门口。没有月光,村子里黑黝黝地,什么也瞧不见。只更夫们已经起始了他们的工作,村外面梆子跟破锣从两个相对的方向里传过来:“梆! 呛啷! ——梆! 呛啷! ——”这么单调地呼应着。

忽然,从村子西头闪来了一个光亮,那大概是一个灯笼,一晃一晃地向这边来。打灯笼的人似乎是一位生客,因为他走得很慢,并且在每家门口都停下来端详一会,再高擎起灯笼照一下门牌的号字。大先生断定他一定是运灵柩的人,就老远里招呼着:

“喂! 这边来! 这边来! 是不是找姓杜的?”

果然跟大先生预料的完全相符。在小灯笼黯淡的光线底下,大先生看出那是一个苍老的面孔,因为奔跑的疲劳而连连地喘息着。放下了灯笼,他说:

“你就是杜大先生吗? ——噢。我是运灵柩的孙先生派来的,

他叫我来通知一下，杜二先生的灵柩已经宿了邱哥庄了，今夜不能到家，因为过白狼河断了一根杠！挺壮的杠子一天压断了两根，咳，看样子二先生真是不愿意回家呢，我们在那儿祷告了好久……”

“噢，你们走的是东路呀，为什么不奔大路走？——压断了杠子又怎么办呢？”

“杠子倒是已经又赁下一付了。只剩二十里地的路程，明天晌午以前一定可以到家。对了，孙先生还叫我通知大先生，那边的孝子并没有跟来，请这边的侄少爷们预备迎柩的事。”

“怎么？进爵那孩子，他没有随灵回来吗？”

“他有一封信在这儿，”老头子说着从肚袋里摸出一封很厚的信来，交给大先生。“我还要赶回去，是孙先生吩咐的，一定要赶回去。好，就这吧！”

小灯笼又向着原来的方向绕去了，慢慢地消逝在村路的拐角处。杜大先生呆站在那儿，他没有想到留来人喝一杯热水，或是细细地问一下，就让他匆匆地离去了。这老头子的一切话语都使大先生感到奇特，他简直不能相信事实跟期望中间会有着这么大的差异。向村路的黝黑里投射了最后的一瞥，他踱回家来，连忙去拆读侄子的信，相信着从那里面他会抓到一点儿分晓。

瑟缩的手展开来的是几张残破的纸，上面零乱地涂着一些字句：

“伯伯：

两个月来我所处的境地是你老人家做梦也梦不到的。就是死去的爸爸也不知道，因为通常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，没事不回家去；也许那在天之灵现在已经晓得了儿子的着落，可是这又有谁晓得呢？……其实我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，早不像刚刚进来时候的痛苦了。四壁间投袭下来的幽黯仿佛已经咬死了我的心，我已经不再留恋地凝视那片从铁棍中间格

划出来的天空了。每天三次的放茅，许多镣铐锁链的声响就会从楼下的院子里传到我的耳中，到了夜晚就连这点声响都没有了，只有凶猛的狂风吹得我不能入睡，一直到天色黎明风沙平静下来的时候，于是又会有人来把我牵到特务队长的房里，享受我每天例应得到的一份恫吓。伯伯，读到这儿，我想你老人家一定会知道你的侄子——那在最近死掉了爸爸的孩子，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学生而是一个牢狱里的囚徒了。

伯伯，我相信你是顶痛惜我的，正如我的爸爸痛惜我一样；同时也正如敬爱着爸爸一样，我是始终拿顶大的热情敬爱着你老人家。不过，在这种事情上，我相信你是永不会了解你的侄子的，因为虽然我们中间有着血统的弥近，但不可否认的也有着时代的鸿沟！你跟爸爸都太老实了，你们一致地承认世界上有着正义，好像自己不做坏事，那谁也不会错待了你。你们把世界看得太光明，把人性估价得太高贵。可是事实上，爸爸死了（那是孙家舅舅探狱时告我的），死得那么可怜！你老人家在风烛残年里受着苦。而我，一个无辜的青年，只为了正义感的迫切使我做了被良心要求着的最低一点事情（关于这我不能够细说），可是就这一点顶小的事情，也已经足够送掉我宝贵的生命了。不过，你老人家莫太担心，我还有着一线的希望。无论自己多么达观，我始终是不甘心让他们那些……把我偷偷摸摸地弄死。

在你老人家的脑子里也许会把我做一个冷酷的人，竟不知道在爸爸的残年里给与他一点安慰。这我是不能同意的。我相信世上的人除了祖母怕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爱着我的爸爸了。而我爱他，并不是因了先天血统的规定，而是因了我们生活的接近，十年中我目睹他受到遍体的鳞伤，使我对于可怜的父亲起了莫大的同情。我钦佩他，因为他有勇气脱离了半死不活的绅士生活，到都市中来打开一条新的路子；我可

怜他，因为他直到最后还只是悔恨着自己，而对于一切的黑暗缺乏一种反抗的魄力！当孙家舅舅来探望我的时候，他告诉我爸爸临终的情形，他的遗言……我的脑子里就立刻浮出一个可怜的老人的阴影，他匍匐在人们的脚底下度过了一生，死后也还是蜷曲着身子。就这一点，亲爱的伯伯，你应该笑逐颜开了，因为你的侄子是绝不再像他的爸爸了，他就是死在刑场上，尸身也还是挺直的。

现在天色渐渐地发白，孙家舅舅替我买来的洋蜡已经只有很短的一截了，剩下来一层层的烛油堆积在桌面上。外面的风又大了起来，它愤怒地挟着沙土，在监楼外面的荒野里咆哮着。我很清楚地听见楼下面那辆载重的汽车在轰隆轰隆地开动着机器：就是它把我载到这楼上来，也就是它常常在黎明的时候，把几个跟我相仿的青年人载到那边的荒野里去。听到从那面传过来连续的枪声，我已经不再从草铺上爬起来张望了，我知道早晨的云雾一定遮住我的眼睛，不让我看清那人生里顶残酷的剧幕。每次我只是麻木地翻个身，侥幸地想着：‘反正这次不是我。’是的，只要最后的命运临不到我，我就还有充分的时间来追念我死去的爸爸，我受苦着的伯伯，跟所有像我爸爸伯伯一样受苦着的人们……

亲爱的伯伯，我不能再写下去了，冰冷的手桎紧紧地扣住手臂，真是疼痛得厉害。刚才开走的汽车，想已达到了荒野。你听，‘拍！拍！’两响懒懒的枪声传过来了，还跟着两声更浅淡的回响。我再也耐不住了。我想放下笔到窗前去望一望，但愿今早的原野里不再有厚实的烟雾，障碍住我的视线吧！

给你请安！

侄 进爵谨上 ×月×日”

四

第二天中午，杜二先生的灵柩被运到村上来了。人们只看见进宝、进禄穿着丧服在前面引领着，到村东头的祠堂里去。这一天，大先生没有出门，那并不是因了太太的阻拦，而是他自己再也不想出门了。昨天兴奋的心情已经完全消灭，他再也不关心弟弟的丧事了，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，他平常顶喜欢过问的，也特意地避开；并且他开始怕见阳光，讨厌儿女的欢笑，拒绝较为美好的膳食了。沉默完全征服了他。只有在风沙顶迅烈的夜晚，妻儿们发了鼾声的时候，他还偶尔从抽屉里拿出侄子的信，戴上宽边的花镜，在摇曳的灯光底下细细地读着。

从那天起，杜大先生感到了生命的衰残。